

岁月沧桑

共五卷

卷二

梁山

著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岁月沧桑

(卷2)

梁山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卷 二

第一章

官塘村何家三小姐何凤懿最近的日子过得极不开心，失意落寞的情绪犹如三月天闷热潮湿的空气一样紧紧缠绕着她。中学毕业几个月，她失去了生活目标，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她曾向父亲提出过希望到省城广州继续求学，何老爷一口给否决掉。何元德觉得女孩子家念完中学早绰绰有余了，莫非还想当女状元不成？女儿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婆家，体面风光地嫁出去，顺便让何家挣一笔可观的礼金。

这几个月来，何陈氏也没少跟他唠叨这个话题。

“老爷，阿懿书念完啦整天待在家里吃谷种，总不妥当吧。再不赶紧给她找婆家，这丫头说不定就越来越野、越来越不懂规矩，到那时呀怕是没人敢要她啰！”

何老爷轻轻晃下脑袋，实际上他早有了主意：以女儿的条件，放眼这方圆几十里都难以找出第二个来，绝对称得上才貌双全！哼哼，若非大富大贵之家的公子，谁人堪配我何家的闺女？

何元德于是使人喊来媒婆，托她张罗此事。

凤懿听到了风声，生起气来，又晓得犟不过父母，一撒脚丫又躲到镇上表舅谢友伦家去，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远在省城的谢家琪得知远房表妹又像读中学时那样住进了自家，便不时偷空回来瞧她。凤懿央求表哥带自己再上省城玩，家琪摇头说自广州城如今乱的很，女孩子家到那里多有不便。

谢家琪心里才不乐意表妹再跟那个梁耀荃黏糊在一起。前年暑假的时候，何凤懿到省城看望表哥，遇见在城里打工的梁耀荃。凤懿随即冷落了谢家琪，老是跟梁耀荃黏在一块。而参加了广州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梁耀荃又恰好和谢家琪的商行因为货物涉嫌走私“仇货”【禁运货物】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令这两个昔日水潭镇中学的同窗几乎反目成仇。更令谢家琪嫉恨的是，表妹何凤懿居然没有站在自己一边。唯一让他感觉宽慰的是，随着暑假结束，表妹返回乡下，而那个跟赤党分子走得很近的梁耀荃因为得罪了走私大佬遭到黑道绑架几乎丢了性命，也由此与何凤懿失去了联系……

“表哥，那……梁耀荃现在、怎么样啦？都是一个地方出去的同学，别老记恨人家呀，你应该多关照一下他嘛。”

凤懿憋不住将藏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哼，人家哪里还用得着我去关照，你没瞧见他往日的威风样么！”

家琪醋意十足地说，倏然间他又面露得意之色讥诮道：“不过呀，现在形势不同喽，工人大佬们不太吃香啦，纠察队被解散啦，他也许回工厂乖乖干活去哩。”

“阿琪，你少在那里幸灾乐祸，哼，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咱们以前还是一个学校的校友，文学社读书会里的社友嘛。再说当日在省城，他也算是对你网开过一面，不然的话，当日你恐怕连人都会被扣留呢，哼！”

凤懿不高兴地撅起了嘴巴说。

“好啦好啦，表妹，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回省城我找人打探打探他的消息再告诉你吧。”

家琪抑制着心里酸酸的醋意说道。

过了一个半月，家琪从省城赶回来了，他给凤懿带来了梁耀荃的消息：他在火柴厂里跟人煽动罢工，参与了非法游行、包围冲击汪主席住宅的活动，已经被工厂开除，听说还上了公安局的通缉名单哩。

凤懿吃惊地瞪大眼睛：“真的吗？那他现在....在哪里？安全不安全？”

“是我商行里的伙计打听到的，工厂门口还出了布告呢，上面有梁耀荃的名字，错不了。我估计他现在一定是躲起来啦，也有可能逃到别的地方去了，要是让军警抓住，安一个赤党的罪名，搞不好是要杀头的！不过表妹你也不是不知道，这年头还到处搞事的人，说不准早加入共产党了呢，我看他这回呀是凶多吉少啦。”

家琪有板有眼地说道。

又过了大半个月，谢家琪告诉凤懿一件爆炸性的新闻：广州城共产党搞起了暴动，和政府军打了三天两夜，死了好几千人，省城到处是尸体、血流成河！

凤懿惊骇地连连追问：“那、那有没有他的消息呀？有没有谁....看见过他人呐？”

家琪耸耸肩：“省城都乱成一锅粥啦，谁知道呐，再说也没法去辨认呀，街上那么多的死人....”

他忽然瞧见表妹眼眸里滚动着泪花，便停了口，俄顷，柔声说道：“吉人自有天相，那种事情谁也不好瞎猜，不过我想，要是他没参加赤党暴乱的话，可能也会回乡下来的吧。”

一连几天，凤懿茶饭不思寝食不安，整天领着大黄狗徘徊在水潭镇河边小街，或者呆呆地坐在树下，望着浑黄的河水一言不发。

家琪远远地悄然关注着表妹的一举一动，既不敢贸然过去打搅她，又不忍再去伤她的心，偶尔望见表妹抽泣的背影和用手擦拭眼泪的时候，他的心也被深深地刺痛了——既为了凤懿，也为他自己。

表妹呵，你这是何苦呐，为了那样一个犟脾气的小子值得么？！

“表哥，也许你说的是对的，他是一个只顾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点都不顾虑别人感受的人，他就是那么的言而无信那么的自私。既然如此，我应该....把他忘掉。”

一个星期后，何凤懿揉着疲惫红肿的眼睛这样对家琪说道。

仿佛久旱之后听到了隆隆雷声，家琪心里迅即涌起难以言状的惊喜：呵，表妹到底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呀！

带着轻松喜悦的心情，家琪返回了省城。

这天，趁墟【粤语赶集的意思】回来的官塘村民到处议论发生在昨天夜里的事件——马岭村的土匪袭击了水潭镇公所的乡团，打死打伤好几名乡丁，夺走了七八条枪支！

“贼头谭发仔去年不是死了么，那伙土匪怎么还这样沙胆【粤语胆大猖狂之意】呀？”

“听讲领头的是谭发仔的两个儿子，一个叫谭福、一个叫谭添，兄弟俩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棍，比他们的死鬼老爹还狠辣呐！”

“唉，死了一个谭发仔，又出来这两个小畜生，往后的日子恐怕越发不得安生啰！”

“听说这伙土匪里面呀还有一个女贼婆呢！”

村民阿盛眉飞色舞地说道。

“啊，女贼婆，真的么，你听谁讲的？”

有村民似乎不太相信。

“今早我在墟上撞见乡团的阿雄哥，他昨夜就在镇公所里赌钱，亲眼见过那些土匪的，绝对错不了！”

阿盛咽了口唾沫，眨巴着一大一小两只眼睛继续说道：“昨夜，乡团的队长谢阿大跟七八个乡丁在镇公所里打麻将，外面还有两个兄弟把门呐，你猜那些土匪是怎样进来的？就是靠那个贼婆子！那贼婆子穿着红衣绿裤，打扮得妖艳无比，跟老举寨【粤语妓院】的姑娘一样，故意去撩逗那两个看门的乡丁，嘿嘿，听阿雄哥讲，那贼婆的脸蛋白得象唱戏的一般，胸脯有这么高（他做了个夸张的比划手势），那两个兄弟那里顶得住呀，还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香豆腐，不吃白不吃，正跟小妖精打情骂俏亲热的时候，后背上就被贼佬捅了几刀啦。那二十多个土匪由谭氏两兄弟领着，一下子就冲进镇公所里面，贼人还开枪打伤了一个顽抗的乡丁哩，谢阿大他们哪里敢动呀，只好任人家象裹粽子那样绑起来，堵住嘴巴，关到黑屋子里头，枪支全部叫贼佬们扛走啦。嘻，那谢阿大起初还以为是遇到了过路的绿林好汉，想让人家留下个名号来，那贼头就告诉他自己是从马岭村来的，叫谭福、谭添，那个谭福还朝他裤裆踢了一脚，险些把他家祠堂都拆啦【粤语丧失了生育能力之意】，谭添临走前留下话说，凡是跟马岭村结过怨的，他心里记得一清二楚，迟早得算账。唉，你说这话怕人不怕人！”

村民们听了这话，一个个面露忧惧之色。大伙都知道，隔壁望合村可是跟这伙贼佬有血仇的，天晓得会不会连累到官塘村一块遭殃呢！

消息和议论很快传到了何家父子耳朵里头。

何元德心神不宁，他紧皱眉头在厅堂不停踱着方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呵，一旦贼佬前来报复，一村之隔的官塘村和何家宅院同样也危若累卵呐！

思前想后，他又瞄上了梁家的福安楼。万一土匪来袭，最安全可靠的藏身之所莫过于炮楼啦。丢那妈，梁启淦逞英雄打死了贼头谭发仔，然后自己两腿一蹬上西天，他家建炮楼欠下我的款银一时半会儿肯定难以偿还了，若能说服梁家将福安楼转让过来，即便土匪来袭，只须往炮楼上一躲，加上自家长短七八条枪，何惧他谭氏贼兄弟哉！

何家二少爷何景仁一下子就心领神会：“爹，您的意思是把那炮楼给盘过来？”

何元德笑了：“看来送你出去留学的银子没白花。”

何老爷原打算亲自出马去找黄根娣，转念又一想：自己跟那婆子有争拗宿怨，当面打交道只怕不便。还是让儿子出面为妙，有什么不妥也有回旋余地。

景仁听了父亲的叮嘱，不置可否地晃晃脑袋，出门去了。

何景仁穿得光鲜体面，特意提一盒从水潭镇老店铺买来的驰名点心，敲开了望合村梁家的大门。

望合村首富大户当家奶奶黄根娣有些愕然地望着眼前这个一表斯文的年轻人，在她记忆里几乎没有一点何家二少爷的印象。

“梁太太您好，您家公子在吗？我来看望看望校友哩。”

何景彬彬有礼地向根娣鞠了个躬，将点心搁到酸枝木桌子上。

根娣虽不喜欢邻村何老爷一家人，可伸手不打笑面人，她招呼何家二少爷坐下喝茶，告诉他梁耀荃到省城去了。她并不晓得比自己儿子年长几岁的景仁实际上跟梁耀荃根本不熟。

景仁瞥了一眼香案上摆着的那幅梁启淦的碳相画，欠欠身说：“我刚从国外

留学回来，才听说前些日子，梁老先生不幸离世了，还望您节哀顺变。”

根娣黯然喟叹道：“他好歹算是落叶归根咯。”

景仁说：“是呀，比起那些魂断异乡的人来，老先生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啦....”

根娣直觉这个何家老二登门一定另有来意，便打断问道：“何二少，你今天来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

景仁笑笑：“也没什么事，我和耀荃多时不见，本打算叙叙旧谊的。呵呵，省城如今乱的很呀，不如叫他早点回来，也省得您牵肠挂肚啊。”

根娣说：“到底是出洋读过书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比你家老爷子听起来舒服。”

景仁说：“您过奖啦，我不过实话实说而已，梁家偌大的家业，全由太太您一人操持，实在太辛苦喽，历来是子承父业嘛，耀荃也该回来分担分担家事，孝顺孝顺您才是呀。丢下老母亲在家里，自己长期跑到外面去总归不太妥当，太太您说是不是？”

根娣说：“我听人家说，何家老二仁义，果然不错。可老话讲男儿志在四方，我儿出去历练历练，长长见识，也未必不妥当。”

尽管心里有点冤责儿子，根娣可不乐意别人数落他，硬替他辩解道。

景仁说：“这要是太平无事自当别论，可万一家里发生点什么，耀荃又不在，不是叫您犯难么，这如何妥当呢？”

根娣心里起了疑虑：“犯难？你指的是什么？”

她隐隐感觉对方话里有话。

景仁说：“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

根娣眉头一皱：“我老婆子蠢钝，劳烦你讲清楚点。”

景仁微微一笑：“老先生过世不久，本不该打搅您的。耀荃又不在家，唉，我于心何忍呐，我看我还是改日登门为好。”

说着站起身作状要走，根娣有些明白了，喊住他道：“你别走，说，到底怎么回事？”

景仁重新坐下：“有太太您这句话，我权且做个恶人说出来也无妨。其实，这也是家父的意思，他让我给您捎句话，那件事情不好再拖了，您看....”

根娣脸色一凛：“你是为那笔欠债来的吧？”

景仁说：“您晓得我就不拐弯抹角啦，斗胆问一句，那钱到时候您能还得上吗？”

兜一圈回来，他是上门讨债的，还虚情假意把儿子绕进去，根娣有些不高兴。她冷冷地说：“还得上怎样、还不上又怎样？”

景仁叹口气说：“家父说了，借款的契约上写明是两分利息。息口可不低呵，如果到期再顺延半年，这利息可得利滚利一直算下去呀。”

根娣冷笑道：“怎么，二少爷你还替我担心不成？”

景仁说：“请太太您别误会，这事原本也轮不到我操心，不过我跟您家公子好歹算有点学友之谊嘛，为府上着想，我是否可以提个小小建议？”

根娣斜乜他一眼：“你说。”

景仁道：“我有个朋友，在镇上新开了一家商号，连带做些银票生意，如果您觉得有必要，可以找他借贷，他那里息口只有一分。说实话，我们何家也不是嫌钱多烫手，乡里乡亲的嘛总想帮帮你们，再说啦，能早点把贷出去的款子收回来，家父也安心一些。”

根娣问：“你的意思——是让我借商号的钱还你家的债？”

景仁点点头：“正是如此。”

根娣又问：“向他借贷有什么条件吗？”

景仁咳嗽一声清清嗓子说：“只要一些抵押，比如你家的炮楼就可以，时间嘛以半年为限。”

根娣说：“那若是半年后还不上款子怎么办？”

景仁笑笑：“那恐怕——得将抵押作价转让了，不过他们承诺说，万一那样的话，利息部分可以免除掉，扣去借贷的款子，余下部分由他们估价补给你们。”

根娣心里咯噔一下，她想起几年前何元德找替身来买田的事。那年梁家遭遇困难，打算出售十亩地，何老爷趁机压低好几成地价提出收购，黄根娣痛恨他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拒绝了他，谁知何老爷找个替身来买田再转卖回去，为此事何梁两家曾结下怨恨。

根娣当即恍然大悟：“闹了半天，你们父子俩原来又想重演当年那出耍弄人的把戏！哼哼，二少爷，你父子俩真是用心良苦呵！”

根娣剜了他一眼说道。

景仁心里一虚，随即又笑道：“好，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我爹他老人家的意思，既然你家遇到了难关，乡里乡亲的能帮就尽量帮一下嘛。那利息钱我们何家不要了，权当给你们加的价，太太您看，这岂不是一家便宜两家欢喜的好事？”

“哦，闹了半天，何老爷是看中了福安楼才变得这样的大方唷，原先借的钱都不要了，还紧巴着送银子给我，好哇，财神爷的金元宝从天上掉下来砸中我黄根娣喽！”

根娣嘲讽地说。

“梁太太，您同意了还是——”

景仁感觉有点不妙。

根娣脸一沉，厉声道：“何二少你听好啦，福安楼是我死鬼男人从金山返家一手盖起来的，它今后永远都姓梁，回去告诉你爹别打啥歪主意了，我是绝对不会出让的！你再告诉何元德，叫他等着，到时候我就算砸锅卖铁也一定把钱还给他！阿菊，送客！”

景仁款款站起来，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说：“既然如此，打搅了梁太太。”

根娣目送景仁翩翩然迈出厅堂，心想：这个何家崽子，嘴巴涂蜜，心眼比他爹还要阴。

梁启照火烧屁股似的推开了自家大门，丢下锄头，紧皱眉头不停在厅堂转悠，嘴里嘟囔：“完啦完啦，这下咱梁家的福安楼算是完啦....”

刚才，从田里回家的启照恰好路过梁家门外，透过半掩的门听到里面根娣景仁的谈话。最后那几句没听完，遇见出来倒水的女佣阿菊，脏水险些泼到他身上。启照开水烫脚似的跑走。

启照老婆香云瞅他神色不对，便问：“我说你总在那里嘀咕什么呀，是不是谁在背后说你坏话啦？”

启照拍着大腿懊恼地说：“哼，要是光说两句坏话就好啦，眼下是，煮熟的鸭子要飞走啦！”

香云眨巴着一双小眼睛，不解地问：“什么意思，什么鸭子飞啦？你倒是说明白点呀。”

启照叹口气：“房子，咱家的房子没啦。”

香云吃一惊：“有人要了咱家的房子？！死佬，莫非你欠人家钱啦？你跟人

家赌钱赌输啦？”

启照摇摇头继续叹气道：“完了完了，我那房子哟今番是保不住啦。”

香云一把揪住他耳朵怒道：“合家铲，你把咱这房子卖了！那我们娘几个往后睡哪里呀，老娘我、我跟你没完！”

启照疼得打她一巴掌：“你个臭婆娘，胡说啥呀，谁把房子卖啦！”

香云松开手道：“不是你说的咱的房子没了么，不是你把房子卖了，好好的咱的房子怎么没啦！”

启照瞪着牛眼揉着耳朵：“咱家的房子我能卖么，你个蠢东西！”

香云说：“噫，是你自己胡说八道，怪谁呀！”

启照又皱起眉头：“哎呀，这不是胡说，咱那福安楼上的房子快没了。淦哥人一死，说过的话就不作数啦，竹篮打水一场空喽！”

香云不解说：“什么死人呀福安楼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启照说：“上回我不跟你说过嘛，我淦哥亲口答应过的，福安楼上面给我们一间房子么，记得这事吗？”

香云点点头：“记得记得，有这事。”

启照苦笑：“煮熟的鸭子要飞了，那房子这回眼看就没啦，唉，这又没个白纸黑字就是不牢靠呀。如今黄根娣她要把福安楼顶出去啦，你说，不是完了是什么！”

香云一愣：“真的，你怎么知道的，可别听人乱说！”

启照拍着巴掌道：“是我刚才贴在大嫂家门缝里听到的，她要把福安楼让给官塘村何元德。”

香云说：“那、那启淦大哥当初说过的话真不作数啦？”

启照说：“人都死了还作数个屁！嫂子那人可不是省油的灯，她怕是早就惦记着要收回咱那房子啦。”

香云思忖着道：“不会吧，那福安楼可是启淦大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命都折在里面了，黄根娣能忍心卖掉它，而且还是卖给何家？”

启照想了想，露出几分喜色道：“哎，对呀，我大哥就是让何家逼债给气死的，按说福安楼卖谁也不能卖给何家呀。难不成是我听错了么？”

香云自作聪明说：“哼，我看这事呀有两种可能，一是根娣没钱还债，打算把福安楼转让，喊人来估个价，你在门外听错了，以为是何家的人；这二嘛是根娣没钱还债，何家催得紧，就只好喊他们来商量，想卖个好价钱，偏偏被你个死佬偷听见，是不是？”

启照苦着脸道：“不管是哪种可能，咱那房子都没了。唉，你说怎么办？”

香云鼓动丈夫说：“找你嫂子说理去，你跟淦哥不是本家兄弟嘛，大伯答应过的事情得作数。黄根娣要卖掉福安楼咱也拦不住，可好歹得给咱家一点补偿，钱不能进她一人腰包里头，不是吗！她要不同意，福安楼就不能卖。”

启照小鸡啄米似点头：“对对，你的话有理。那——咱这就找大嫂说去？不过老婆，你你得跟我一起去。”

香云瞪一眼丈夫骂道：“你个死佬，又贪心又怕事！”

于是夫妻俩前后脚扭扭怩怩走进了梁家，两张脸同时朝根娣挤出了不自然的笑容：“大嫂，好呀....”

根娣望了他俩一眼：“哦来啦，有事吗？”

两公婆对视一下，启照支支吾吾说：“没、没啥事，正好路过....来看看大嫂。”

根娣冷冷道：“难得这么有心呀，平日你们可是无事不登门的嘛，怎么忽然

惦记起嫂子来啦。”

香云扯扯启照裤子，启照又拉拉香云衣角，俩人都不好开口。

根娣瞄了他俩一眼：“看来你们还真有事，再不说，我可没工夫陪你们了。”

启照一咬牙道：“听说、听说大嫂打算将福安楼顶出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就想问问。”

根娣一怔：“你们听谁说的？”

启照一皱眉头：“那就是真的啰。我就想问一句，当年，我、我淦哥可是亲口答应过，这福安楼上面给我腾一间房子，大嫂您、您要是把炮楼让给别人，那那我的房子怎么办好？”

根娣哼一声说，“原来你俩也惦记上了福安楼啦。”

启照继续结结巴巴道：“我、我大哥虽然人过世了，可说过的话还是应该作数的么，大嫂您真要把福安楼卖了我们也不反对，只是、您得考虑周全，是不是也应该....嗯，那个——”

他说着用手指头作了个数钱状。

香云眯起小眼睛笑着帮腔道：“是呀是呀，好歹给我们意思意思，也算对得起咱过世的大哥说过的话嘛，是不是呀？”

根娣终于明白他俩的意思，登时怒火冲天，操起一把鸡毛掸子便去追打一只溜进来觅食的老母鸡，边打边骂：“打死你个畜生，你个馋嘴的混账，这屋里的东西该是你吃的吗，打死你打死你！”

老母鸡扑闪着翅膀惊叫着满屋子乱窜，根娣的掸子追打过去。香云推着丈夫颠着小脚四处蹦跶躲闪，屁股上还是挨了一下，火辣辣的疼。启照两公婆手忙脚乱地逃出了梁家厅堂。

根娣一摔鸡毛掸子朝他俩背影大声道：“告诉你们，福安楼是我的，哪个王八蛋也别想打它的歪主意！”

塘边树荫下，梁耀荃手支着脑袋躺在那儿，把钓鱼的竹竿插在泥地上，斜睨着浮在水面上的标志杆，一根一根抽着从镇上买来的烟卷。他烟抽得很厉害，在省城那会儿，他跟工人兄弟学抽烟时，多半抽的都是用废纸和散装烟丝卷起来的“大头钉”，现在他嘴里叼着的是“三炮台”。

他根本无心钓鱼，旨在消磨时光。时常鱼儿咬食弯钩上的蚯蚓，他都毫不察觉，他的思想开了小差，东爪西鳞地想别的事情，往往大半天一无所获。

一转眼，从省城躲回家乡已经好几天了，这些日子梁耀荃多半待在家里发呆痴想，像遭了严霜打的叶子，蔫巴巴的没一点精神。那个星月黯淡朦胧的夜晚，当身穿一身粗布旧衣裳、胡子拉碴的梁耀荃敲开了自家大门时，母亲和女佣差点都认不出他来了。

从离家避祸到悄然归来，他已经在外边待了整整一年零六个月。

根娣确认面前就是望眼欲穿盼着的儿子后，抬手给了他一巴掌，将儿子扯住泪如泉涌：“你个孽障呀，你死到哪里去啦，这么久啦一点音讯没有，阿妈还以为你再也不回来了呀....呜呜....”

哭过后，她又把儿子上上下下端详了一遍又一遍，唠叨说：“你黑多了，瘦多了，在外面吃了很多苦头是吗？省城是不是很乱呀？”

梁耀荃没敢将实情告诉母亲，只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在省城换了几次工作，后来搬到厂子附近去住，又遇上城里打仗，所以才无法没跟家里联系。

这段日子他的心情极为沮丧失落。

父亲去世的噩耗，对他来说不啻于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父亲在他心目中，一直都是一个令他万分敬仰尊崇的人！父亲离世，做儿子的却没能守在他老人家身前，为他担花买水执幡送葬呵。

跪在父亲牌位前，他思绪连绵，想了很多很多。除了对父亲的绵绵追思外，广州城里的情形，那一幕幕难以忘怀的刻骨铭心的情景，全都一一浮映在他脑海中，叫他愈发的唏嘘慨叹、伤感失落。这一年零六个月所经历的事情，让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仿若一夜之间经历了太多的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梦魇般的重压，一下子变得苍老颓然了许多。

一天早上，他不经意地在镜子里发现，自己鬓角竟然长出了两根由黑变灰变白的发丝。

他捻下一根黑白掺半的头发，端详了好一阵子，然后缓缓地把它吹落地上....

前天早上，他匆忙赶到水潭镇东面的谢家老宅，看到的却是一派人去屋空的情形。站在被废弃的已经长满野草的荒芜的旧宅院门前，他惊愕不已。

他不晓得谢家早在一年前就搬到镇西边上落成的谢家庄园去了。他以为谢家父子一定是搬到广州或者别的什么城镇去了。

他不知道该上哪里去找早在几个月前就毕业离开了学堂的何凤懿。从前他只知道她寄居在谢家的这座大宅院里。

他的情绪彻底跌落到低谷里。

在省城，他习惯了早起，洗漱之后，总要到空地上练练功耍耍拳，活动活动筋骨。如今，躺在家里的宽敞的大床上，不到日上三竿时分，他都懒得起来，老觉得浑身酸软、麻酥酥的一点劲没有。

看见儿子整天没精打采的样子，根娣关切地问他是不是不舒服。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没胃口。”

梁耀荃淡淡地道。

“那你多到外面走动走动，老闷在家里，没病也会憋出病来。”

根娣说。

“嗯，我知道啦。”

为免母亲的唠叨，他躲到了村外。鱼竿一插，躲在树下养神，或是眼光光地打量经过的农人村妇村姑们。尤其是一些丰满妖娆苗条清秀的女人走过，他便凝神地盯着看，将脸皮薄的姑娘媳妇瞅得浑身不自在。

有一回，一个隔壁官塘村的小媳妇被他瞅急了，瞪了他一眼，嘴里小声骂道：“死仔包！”

梁耀荃听见了，脸上起了潮红，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唐突无礼，心里暗暗惊诧，惊诧于自己的脸皮仿佛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有些厚而不知羞耻。他轻轻地摸摸微烫的脸颊，转念又一想：乡下女人真没见过世面，人家省城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大大方方地跟生人搭讪，花街上的男女朋友还敢公然拉手搂抱哩。工厂里好些女工，都让男人睡了，还跟没事一样，照样每天和人家打情骂俏嘻嘻哈哈哩。

他忆起荔枝湾紫洞艇那些泼辣大胆、风情撩人的蛋家妹仔来，更想起了不久前在南沥村的事情。南沥村是广州河南一处僻静的水乡村落，李大哥死后，秘密交通员老潘把他带到这里来躲避风头。此处河汊水网密布、沙汀洲头以及芦苇比比皆是，环境幽静远离城市，的确是隐身避难的好地方。

南沥村不足百户人家，不少男丁都到省城打工挣钱，留在村中的好些姑娘悄悄地操持着一种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鱼蛋妹”的皮肉生涯。她们划着小艇，搭

载四处慕名寻来的各色客人，在江心洲头和芦苇荡里游船河，摸奶子打炮悉从尊便，半天光景，提供艇上一顿膳食，完事后交姑娘一元几毫艇资。

打渔佬出身的老潘是个有家室的人，以往常替李大哥跑跑腿送个信，如今上级联络人牺牲了，他也变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无所依归前途渺茫啦，少不免唉声叹气借酒浇愁，间或也带上梁耀荃去游船河排遣苦闷。

小艇荡到芦苇洲，晁家妹瞥一眼他俩，老潘会意了，翕动着粗大的鼻孔，调笑地对晁家妹说：“我这小兄弟可是个青头仔【粤语处男之意】呀，姑娘你若喜欢他可要封一包利是的哟。”

晁家妹含笑不做声。

“自古嫦娥爱少年呀老弟？”

老潘笑看着他说。

梁耀荃哪好表态，窘在那里手足无措。

晁家妹见他害羞，便大胆地将身子贴近他，用胸脯蹭他的后背，娇声说道：“哥哥仔，想跟我玩玩吗，别不好意思咯....”

梁耀荃红着脸道：“我、我没钱，你还是找他玩吧。”

他指了指老潘。

“算啦，既然人家没意思，还是跟我走吧。”

老潘对晁家妹说。

“你先走，我跟着。”

晁家妹说。

俩人钻进了茂密的芦苇丛里。

梁耀荃守在艇上，望着河水发愣，脑子里猜想着芦苇深处发生的情形，他的心怦怦跳起来....晁家妹子脸蛋虽不算漂亮，身子却有几分诱人。他是个棒棒的小伙子，对异性哪能一点不动心。理想幻灭了，他从半空摔落地上，跟老潘一样，只剩下一点对女人的念想。他忽然下身膨胀，欲火中烧，后悔刚才错失机会。

半天工夫，老潘和晁家妹走了出来，老潘的一只手还不安分地往她屁股上摩挲着。

“小老弟，我看咱们这回是彻底没指望啦，等一阵子风声过了，你就回老家去吧。”

老潘躺在木船上疲倦地对他说。

“潘叔，你不走吗？”

梁耀荃问。

“丢那妈，说不定哪天就没命啦，我再玩玩。”

潘叔说。

老潘的话，梁耀荃暗暗认同：万一死了，连女人都没碰过，真是太亏啦。

暮春三月，乍暖还寒、鹅黄嫩绿的时节，田埂旁长满了各色花草，在露水的滋润下越发的茁壮鲜活。明媚的春光，映照着桃花般灿烂红润的梁淑贞的脸庞，此刻，她一身蓝底白碎花衣裳，手提一只竹篮，弓着腰穿行在蜂扑蝶飞的田野间，采摘着做糍粑的艾草。

梁淑贞今年十九岁，因为父亲欠下赌债不得已向何老爷借债偿还，女儿只好到何家当丫鬟。

一只翩翩而至的彩蝶降落在她的发梢旁，淑贞哎唷一声，轻轻用手拨开彩蝶。

“我又不是花儿，你伏在我这儿干嘛。”

她嗔怪那只蝴蝶。她不知道自己身上一股淡淡的少女体味的清香招惹了它。蝴蝶把她当做了一朵花儿。

不一会儿工夫，篮子里已经装满一束束碧绿的苦艾，她放下竹篮，直起身子美美地伸个懒腰，惬意地吸一口田间清新的空气，抹抹额头沁出的细微的汗珠子。

梁阿容老汉的大儿子梁树荣扛着犁头顺着田埂走了过来，他一眼看见淑贞便戏谑地喊道：“哎，这艾草是我家的，你采了可要分我一半呀！”

淑贞瞪了他一下：“这草又不是你种的，凭啥说是你家的？”

树荣停下脚步答：“你采的是我田里长出来的艾草，可不就是我家的么。”

“赖皮，那你怎么不说，谁在这儿放个屁都得让你拿去肥田呢！”

淑贞讨厌这个嚼舌头的人，没好气地道。

“哈哈，靓女说得太对啦，不过呀你要在这儿放个屁撒泡尿，我阿荣肯定帮你兜着送何家去。”

“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淑贞骂他一句，提起竹篮要走。

树荣丢下犁头拦住她：“别走呀，咱俩再聊聊，哥哥仔我一高兴，就不要你那艾草了呢。”

“好狗不挡道，你给我让开！”

淑贞叫道。

“唷，这样好看的女仔，怎么一开口尽是骂人的话呢，既然你都骂我是狗咯，那我就当一回狗，咬你一口！”

树荣咧开大嘴齙着白森森的牙齿作咬人状。

“死仔包！我告诉你爸去！”

淑贞一闪身灵巧地从他肋下穿了过去。

“别跑呀，回来，我帮你采艾草！”

树荣大声叫喊。

淑贞提着篮子跌跌撞撞跑出田埂，迎面几乎撞到一个人身上，她定睛一看，不禁大喜：“梁少爷，救命哟！”

梁耀荃瞅着脸色绯红的淑贞问：“你慌慌张张的跑啥？”

淑贞趁机靠在梁耀荃怀里，委屈地告状：“有人欺负我。”

梁耀荃丢下钓鱼的竹竿：“光天化日的谁欺负你呀？”

淑贞说：“梁树荣那、那个死仔包....他抢我的艾草，还要打人。”

她眼眸里闪着发嗔的泪花。

梁树荣赶过来，见淑贞偎在梁耀荃身上。老不乐意地瞪了他一眼，结结巴巴地道：“是是少东家呀....”

去年开始，梁阿容老汉租种梁家几亩地，成了梁家的佃户。

梁耀荃问：“树荣，你干嘛欺负人家淑贞？”

“谁谁欺负她啦？”

树荣蔫巴巴地答。

“你就是欺负人，荃哥，他还咬人呢。”

淑贞愈发不饶人地说道。

“我我没有，你胡说！”

树荣见她仗了势竟栽赃自己，又嫉又恨。

“树荣，你怎么能欺负女孩子哩，快给人家赔不是。”

梁耀荃说。

“哼，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树荣的嫉恨生成了驴脾气，低声骂道。

“荃哥他骂人哩，揍他！”

淑贞撺掇道，她极希望梁耀荃能为了自己打一架。

附近几个下田的农人在边上看起热闹来，喊道：“打呀，揍他个衰仔！”

梁耀荃真想使出真功夫来教训教训这犟驴，可一瞧旁边等着看打架的人，就不动了。

“淑贞，他不讲理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走。”

梁耀荃说着扯一扯淑贞的衣袖，淑贞炫耀示威似的跟在他屁股后面走了。

树荣跺跺脚，心里诅咒了梁耀荃祖宗八遍。

近段日子，根娣风闻了一些有关儿子的闲言碎语，她翻来覆去寻思了大半宿。

也许是时候考虑荃儿的终身大事啦，免得他整天游手好闲，眼金金的去瞅人家大姑娘小媳妇，多失礼唷！弄不好跟个下贱的妹仔丫鬢纠缠在一块，麻烦就更大啰！

两天后，她把附近村子的媒人婆阿银娣喊到家里。

“哎唷，湊嫂子，这事好办，全包在我阿银身上咯。喏，赤坎镇有个媒人墟，逢三逢八墟日就有大把大把的男男女女到那里相睇找对象，机会多呀，听讲呀还有好多金山客南洋客回乡下讨老婆也喜欢在那里找哩。荃侄儿愿意的话，我领他去好啦。”

阿银娣拍着干瘪的胸脯说道。

“阿银我跟你讲，进得我家门的媳妇嘛，人品一定要贤惠，样子么总得周正些，识字不识字倒无所谓，最要紧的是好生养，我家人丁不旺，日后最好能生个三男五女的，旺丁兼旺财！”

“放心吧湊嫂子，我一定落足眼力给您挑一个珠圆玉润、屁股大大，旺夫旺丁兼旺财的儿媳妇回来！”

阿银娣一叠连声答应道。

赤坎镇墟日这天，一条几十米长的牛街上，挤满了前来相亲的男女，足有一两百人。男女分开两边，各自朝着对方方向一边看一边徐徐前行。相亲的人们都穿得光鲜整齐，务求能吸引对面尽可能多的异性的目光。男人们大多昂首挺胸精神奕奕，打雀般的眼神尽往女人脸蛋上胸脯上屁股上巡睃；女人们要含蓄些，低眉碎步而行，眼珠子却滴溜溜转个不停，努力去发现人群里的如意郎君。

相睇的男女大多都在十七八至二三十岁之间，也有死了老公老婆的鳏夫寡妇，还有个别四五十岁的老男人，他们或者是攒了大半辈子银子的老光棍，或者是意在纳妾的老财主。到这里来的各色人等，年龄身家不同，样貌姿色各异，目的也不尽相同，其中不乏想钓金龟婿寻觅一张长期饭票的靓女，当然也意图拿银子买女人身子的有钱佬。

路边骑楼底下树荫旁，挤着许多赶集趁墟的四乡村民，站在透过婆娑枝叶照射下来的细碎的阳光中，他们把挑着农产品的竹篓箩筐放在脚边，将耕牛拴在树上，探着脖子眯起好奇的眼睛，嘴里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和呵呵的笑声，混杂着家禽叽叽呱呱的叫声以及老牛哞哞的低吟，这一切就像是给相亲小街奏响一曲曲凌乱而滑稽的伴乐。

相亲男如果发现有个合眼缘的女子，便会离开徐行的队列，紧随女人后面，伺

机搭讪结识；相亲女若是窥见了心仪郎君，便裹足不前，频频以眉目传情，希望对方能留意并接纳自己。生硬强行搭讪的男子多半是要栽跟头的，这当口便是那些察言观色伶牙俐齿的媒婆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啦。二三十名穿行于男男女女之间的媒婆，眼睛毒着呢，一看便知哪个有情哪个无意，心中迅速盘算好成败的几率，决定是否出马撮合。

媒人婆赚的是男家打赏的礼金，不过这得成功了之后才有。如果撮合不成，就只能白费唾沫星子。不过媒人婆自有过硬的功夫，三寸不烂之舌，愣是能将稻草说成是金条，把鸟儿骗下枝头来。

梁耀荃跟着阿银婶在小街上转了一会儿，从面前走过的那些花花绿绿、燕瘦环肥、风姿各异的姑娘们一时令他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这乡村姑娘虽然不比城市女性那么善于打扮修饰、尽显婀娜妩媚。却自有一种琢玉未经雕刻的天然质朴、饱满健康的体态以及绿水青山孕育出来的钟灵毓秀气质。

一个亭亭玉立粉红嫩白、身穿藕色绣花滚边对襟衫裙的二八佳人放缓了脚步，抚弄着云鬓上闪亮的发钗，眸光流转似有所盼。这时，一个胖墩墩的媒婆子迈着鹅鹜（母鹅）步趋前到姑娘侧跟，低声细语和她嘀咕了几句，姑娘偷偷朝人群方向瞄了几眼，点点头便跟着媒婆子而去。一名身穿笔挺西服，头戴礼帽，归侨子弟装束的年轻男子尾随俩人身后，在一处骑楼底下，媒婆将姑娘介绍给男子认识，俩人低声交谈一会儿，似乎彼此有意，于是那男子便请她们一同上茶楼细斟慢酌去了。

一个锦袍丝褂生得肉墩墩的富家少爷模样的男子，径直走近一名苗条清秀，穿着月白绣花丝袄的姑娘面前，挤眉弄眼地向她示好，奈何姑娘对这肥廝不感兴趣，侧目而视不哼不睬地继续徐徐前行。

“....姑娘你留个姓名啰，我家住在三埠镇，我爹有三间铺子，两处大宅子呐，姑娘要是愿意跟我，日后就算打断双腿都不用发愁啦！”

富家少爷高声说道。

“哼，那就打断你自己的腿好啦，我要找的是如意郎君，不是大肥猪！”

姑娘答道。

“哈哈....”

人群中响起一片嘲笑声，那肥猪脸红耳赤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一名素面朝天、衣着简朴却掩不住天然丽质的女子躲躲闪闪地蛰在人群边缘，引来几个小伙子关注的目光。媒婆两次走到她面前跟她耳语了什么，都被她摇头婉拒了。那女子也不离开，继续逗留在那儿观望。

梁耀荃认出是自己村里的小寡妇吴文秀。几年前梁启淦回乡带来了她男人炳胜在金山那边亡故的噩耗，她的家婆从此一病不起，去年底去世了。如今家里就剩下她一人。梁耀荃思忖文秀大概也想在这里找一个可靠稳妥的男人来照顾自己，可她又是个面皮薄的人，故此才躲躲闪闪、欲拒还休。

唉，似文秀这般的样貌姿容，若不是个寡妇，倒是可以考虑。

梁耀荃望着小寡妇心里暗暗嘀咕。

又一阵喧闹声引起他的注意，原来一个憨里傻气的中年男人竟当街拽住一名三十出头、鬓角插着一枝花的寡妇模样的女子求爱，惹来围观人们的哄笑。

男人恳求道：“大姑，我家有良田百亩豪宅十几座，你就嫁给我吧，保证叫你穿金戴银吃香喝辣快活赛神仙。”

那名颇有几分姿色的寡妇瞪着他道：“呸呸，瞧你这身破衣烂衫，别在这儿

下巴轻轻胡说八道！我菊仙可不是好糊弄的，没有两百大洋的彩礼，老娘家的门槛你休想进！哼！”

男人继续道：“大姑，你也别、别太挑剔啰，我听人家讲，你是个正牌的割猪凳【粤语尅夫命之意】，嫁一个老公死一个，嫁两个男人死一双，不过我不嫌弃你，你会跟你白头到老的，绝不会死在你前面的。”

围观的人又发出一阵哄笑，笑声中一个老汉跑来扯住男人哄他道：“阿贵，怎么我刚出去一会儿你就跑到这里玩了呀，乖乖，快跟阿爸回家，你妈已经帮你娶了一个大姑娘在家里等你回去入洞房咯，快走吧。”

“真的，是个黄花闺女么，那要比这个寡妇好，阿爸，我这就跟你回家。”

傻子笑呵呵地跟着老汉走了。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那寡妇气得脸上青一阵紫一阵，一扭屁股也走了。

梁耀荃听见旁边有个傻子的邻里告诉人说，那个傻子原本是个归侨，在南洋打拼十几年积攒了一笔钱，回家乡里打算建房买地，却不料被贼佬一夜间把钱财掠光，他一时想不开就得了神经病，后来老婆也跟人家跑了，剩下他跟老父亲相依为命。

梁耀荃暗自叹口气，正要离开，媒婆阿银婶带了个姑娘来到跟前。

“梁少爷呀，来来，给你介绍一位小姐，她是赤坎镇上的，叫司徒月英，家里是做木材生意的，有个哥在加拿大，嘻嘻....月英姑娘，这位是望合村梁家大少爷梁耀荃。”

阿银婶满面堆笑给他俩介绍道。

梁耀荃瞥一眼那司徒姑娘，身材矮胖，眼睛眯缝，脑袋圆得象西瓜一样，羞答答的脸儿红似切开的瓜瓢，腰粗屁股大，健壮得赛过一头母牛。

“梁少爷哟，这月英呐人可勤快啦，家里的活儿她一人几乎全都包下来了，连佣人也不用请哩，绝对是会过日子的人呀，啧啧，瞧她这身板，以后不愁不会生他十个八个的娃娃，肯定是旺丁的呵。”

梁耀荃心里涌起一股厌恶不快，他皱起了眉头对媒婆说：“阿银婶，真对不起，我要上趟厕所，先走啦。”

阿银婶朝他背影喊道：“那我们等你回来！”

“不用啦，我还有事要回去了！”

梁耀荃头也不回地答道。

阿银婶何等聪明，立刻明白这等低劣的托辞意味着什么，又大声喊道：“梁少爷，不打紧的，婶子继续帮你留意，不满意就找到你满意为止！”

梁耀荃回头望了热闹拥挤的牛街最后一眼，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来：要是能在这里遇见何凤懿那该多好啊！

过了七八天，阿银婶又找上门来。她取出一张姑娘的照片递给根娣：“湊嫂子哟，您瞧瞧，这个呀可是咱水潭镇边上回龙里村的大户人家小姐，芳名谭小燕，家里有好几十亩地，一座又高又大的楼仔屋，请了十个八个帮工佣人呐，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好人家呀。这张照片呀是去年谭姑娘十八岁生日上照相馆照的，看看，多有福相，额头宽宽面口圆圆，一副旺夫多子模样呀。”

根娣仔细瞧瞧照片，虽说不是十分的中意，也挑不出啥毛病，于是将儿子找来看。

梁耀荃端详着照片里的谭姑娘，容貌说好不好说差不差，只是从她的身形来看，却是个有些干瘦的女仔，一件大襟衫罩着那平板板的躯体，加上木讷的表情，

令梁耀荃提不起丁点兴趣。

因恐怕阿银婶说自己挑肥拣瘦，梁耀荃索性缄口不言。

媒婆走后，根娣再问儿子意思如何，梁耀荃支吾了两句，然后说道：“阿妈，我现在有别的要紧事情做，相亲的事还是过一阵子再说吧。”

根娣寻思儿子多半是不太满意才以此来推托，也没勉强他，叮嘱阿银婶继续留意寻个合适人家的小姐。

实际上，梁耀荃的话也不全是托辞，两天前，村里的老光棍梁富宽领着他幼时的小伙伴梁锦棠一块来串门，闲聊中讲起了去年年底土匪袭击镇公所的事情。

“...听说那谭福两兄弟临走还撂下狠话来，凡是跟他们结过怨的都得报复呢，咱们村、唉...”

富宽拍拍中过枪弹后有点瘸的左腿，没再讲下去。他腿上的伤就是那年在福安楼上跟梁启淦一起抗击夜袭望合村的土匪谭发仔时落下的。

须臾，锦棠说：“如今淦伯不在啦，村里没人领头，土匪万一再来，只怕大家都得遭殃咯！荃哥，得想个法子呀！”

梁耀荃心中明白，土匪再来的话，遭殃的首先就是自家。虽然如今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战斗经验及本领，但仅凭两杆长短枪和炮楼，是断难抵挡几十号亡命之徒有组织准备的围攻的。他叹口气说：“若果能有十来杆人枪的话，我就不怕那些贼佬咯！”

“阿荃兄弟...”富宽说，“讲起来，还是你阿爸在世的时候，为了对付土匪，他曾经找过隔壁村的何老爷，想跟他们搞联防哩，只可惜搞不成...”

富宽的话提醒了梁耀荃，他想了想问道：“为啥搞不成？”

富宽说：“具体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以何老爷的为人。我估计阻滞的原因多半出在他那边。”

锦棠恨恨道：“我看何元德就是个自私鬼，土匪来了就知道当龟头乌龟，哼，我要是土匪呀先抢他们家去！”

梁耀荃问富宽：“你知道何家有多少枪支吗？”

富宽说：“长短枪好像总有七八条吧，守住他自家的宅院一时半会的还凑合。”

梁耀荃说：“要能跟他们搞联防，加上福安楼，对付几十个土匪我看没问题。”

富宽问：“你有把握么？”

梁耀荃点点头，用有点炫耀的口气说：“我在广州参加过工人纠察队，还打过仗哩！”

话刚出口，他又觉得有点失言。

锦棠问：“荃哥，那你有份造反吗？听说前一阵共产党在省城暴乱呢。”

富宽制止他道：“阿棠你别胡说，那是要杀头的！”

梁耀荃说：“广州暴动的时候，我正好...生病了，后来跑到大街上看了看。”

锦棠兴奋好奇地小声说：“那你快讲来听听。”

梁耀荃终究按捺不住倾诉的欲望，说道：“你可不许告诉别人！”

锦棠用力点点头：“我发誓决不告诉别人。你说说，共产党为啥要暴乱呢？”

梁耀荃掩上屋门，整理一下思路，说道：“其实那不叫暴乱叫起义。我听人家讲，以前呢，国民党跟共产党原本是两家人，后来孙大炮说要搞联合，于是两家人就变成两兄弟啦，兄弟俩合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的地盘，大哥想要独揽全部家当，一人说了算，小弟弟不干啦，大哥就把弟弟狠狠揍了一顿撵出去，弟弟不忿要报仇，趁大哥不留神，在背后偷袭，打了大哥几闷棍。广州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不过后来，大哥的报复真是够狠呀，丢他老母，你们没看见那是血流

成河遍地死尸呵。到底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弟弟还小，怎么可能斗得赢牛高马大的哥哥呢，唉....”

富宽也忍不住问：“荃兄弟，那你见过共产党啰？”

锦棠问：“听人讲，共产党个个都是红须绿眼、搞共产共妻的魔头，是真的吗？”

梁耀荃摇摇头：“丢那妈那都是国民党胡扯的，共产党就是些普通人，有工人农民有学生，还有女人大姑娘呢。他们不喜欢有钱佬资本家，要去革他们的命，还抢他们的财产，国民党喜欢有钱佬资本家，要去保护他们，有钱佬资本家就把钱财送给国民党来打共产党，所以国民党就跟共产党翻脸啦，然后国民党就说共产党是妖怪魔头，说他们搞暴乱造反。”

富宽说：“不管喜欢不喜欢有钱佬，抢人家东西总是不好，那不成土匪啦，自古造反都没有好下场哟。”

锦棠说：“要我说，抢那些没良心的有钱佬，劫富济贫有什么不好，就应该这样！”

梁耀荃喟叹道：“我觉得共产党的主张原本是不错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什么不好呢？不过他们也许太操切啦，有点自不量力，惹急了有钱佬们，招来了杀身之祸。唉，这个世界还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丢那妈国民党收了有钱佬的钱财，自然就要替他们出气撑腰的咯。唉，以暴易暴免不了要互动干戈大开杀戒，那样就势成水火咯....”

忆起那场残酷的血腥杀戮，他的言语也变粗俗了，不自觉学了李大哥的那句丢那妈的口头禅。

锦棠说：“开杀戒就开杀戒，有钱佬总是少数，穷人是多数，到头来看谁斗得过谁！”

梁耀荃不做声。他瞅着锦棠那张涨红的不服气的脸，心想：这愣小子真是个莽撞汉，没见过世面，没沾过血腥，不晓得动干戈开杀戒的厉害。丢那妈穷人人多有屁用！广州城里的工人有多少，暴动的时候，大部分还不是躲在一旁看热闹？哼，像阿炳那样的给一点甜头就变成人家跟尾狗的人多得是哩。

他脑海里又浮映出街头暴尸的恐怖状以及李大哥和那名女护士惨死的情景来....

第二章

当梁耀荃出现在何家厅堂时，何元德老爷起初暗自窃喜，可他没料到这位梁家少爷提出的却是两村搞联防的事情。

落座之后，何元德还在忖猜：莫非炮楼一事，黄根娣有所松动了不成？

他一招手喊丫鬟上茶。

梁淑贞端着茶盅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梁耀荃低下头没去看她。淑贞悄悄瞟一眼他，上茶后轻轻退下。

何元德喝了茶水在嘴里咕噜着，惬意地等候着对方开口。

那天富宽锦棠走后，梁耀荃又苦苦思索了两天，越发感觉危机如魑魅鬼蜮一样，正在暗中步步向自家靠近。他不晓得那个跟自家已经结下血海深仇的谭氏兄弟何时会来，但他可以断定，土匪们是一定不会放弃报复的。为了母亲，为了打